



丘浚像。资料图

槐荫之雅

“槐荫书屋”是丘浚陈列展示的8个单元之一，其名称出自丘浚文章《槐荫书屋记》。丘浚通过科考步入仕途后，曾长期在京为官，常在槐荫书屋读书会友。

景泰五年(1454)，丘浚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绩考中进士，留在京城任翰林院庶吉士。他在《槐荫书屋记》中提到“予僦居京师，得十数楹于禁城之东偏”。这是一处有十几间房间的住所，其中一间房被丘浚改造成了书房，即槐荫书屋。

槐荫书屋有些简陋，却不失清雅。丘浚简单地将屋内墙壁刷成白色，然后在屋子中间摆上桌椅，再在左右两侧摆放书架置放书籍，开辟出一方小天地。嗜书之人得一书屋，如鱼得水。丘浚在此间“翻阅书史，口诵心惟”，著书立说，怡然自得。

那么，丘浚为什么将书屋命名为“槐荫书屋”呢？原来，书屋窗口边有一棵古槐树，“其大盈尺，其高仅丈”，古槐枝叶繁茂，覆盖了窗口和大半个屋顶，书屋在古槐遮盖之下，因此得名“槐荫书屋”。

丘浚非常喜欢槐荫书屋，他称“吾得于兹槐之助也多矣”，他一生笔耕不辍、著作等身，谁能说与槐荫书屋舒适的创作环境无关？丘浚的《大学衍义补》《世史正纲》《朱子学的》《家礼仪节》等诸多佳作，恐怕有不少篇目诞生于槐荫书屋。

丘浚身前好客，他在北京的居所，留宿过不少来自千里之外海南岛的同学、乡友，有史料记载的就有丘浚同乡、同登进士榜的林杰，以及符钟秀、林茂才、崔仲渊、邢宥、冯元吉等人。槐荫书屋，想必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分别时，丘浚写下了《送乡友冯元吉教

谕序》《送乡友林廷宾南台御史序》《送符钟秀泷水知县诗序》等文章，可见丘浚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。

别离之思

作为文学家，丘浚诗文满天下；作为政治家，他颇受皇帝赏识；作为普通人，丘浚的一生却饱受离别之苦。

丘浚7岁时父亲丘传早逝，其与兄长丘源由祖父丘普、母亲李氏抚养长大。古籍《琼台诗文会稿》中有一篇《可继堂记》，丘浚陈列馆亦有可继堂相关藏品。《可继堂记》记录了丘普对两个孙儿的期望，他希望丘源“主宗祀，承吾事业，隐而为良医，以济家乡”，希望丘浚“立门户，拓吾祖业，达而为良相，以济天下”。

虽然丘浚年少时就失去了父亲，但丘家家庭和睦、积极向上。不得不说，丘浚后来能取得如此成就，离不开祖父丘普多年的悉心教导。正统元年(1436)也就是丘浚16岁的时候，丘普去世，丘浚迎来真正的人生艰难时刻。

正统八年(1443)，丘浚在广东乡试中考了第一名，次年娶崖州金百户桂公之女金氏为妻。不过，婚后第七年，金氏就去世了，这对丘浚打击很大。丘浚对金氏情真意切，在妻子去世后迟迟无法从悲伤、思念中走出来。他在《梦亡妻》中写道：“越南冀北路纷纷，死别生离愁杀人。谁言十年泉下骨，分明犹有梦中身。”为悼念金氏，他还写了《悼亡十首》，诉说夫妻之情、别离之苦。

金氏去世5年后，丘浚才

有情有义的丘浚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杨江波

最近，位于海口丘浚(下同)文化公园内的丘浚陈列馆正式开馆，吸引不少文史爱好者前去探访。该馆展区总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，展出内容分为“出生海南”“仕途之路”“位极人臣”“槐荫书屋”“理学名臣”“情系家乡”“魂归故里”“缅怀前贤”8个单元，馆中陈列着象牙笏板、缠枝花卉纹碗、铜镜等众多明清文物。其中，象牙笏板与丘浚身前使用过的象牙笏板为同一种类，是该馆的镇馆之宝。

丘浚一生重情重义、热爱家乡。新开放的丘浚陈列馆，为市民游客了解这位明代大儒的平生功绩、诗文著述、生活场景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。

从丧妻的悲痛中走出来，再娶吴氏为妻。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丘夫人吴氏，海南卫后所百户宁之女，初丘文庄公潜配金氏，贤，早卒……”据史料记载，丘浚的两位妻子都非常贤惠，吴氏给他生了3个儿子。

不幸的是，吴氏所生的3个儿子，都不幸早逝。其中，次子丘昆、幼子丘仑均幼年早逝，长子丘敦也在丘浚70岁时病逝。丘浚一次次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苦。

丘浚入仕后，长期与家人分居两地。在北京的槐荫书屋里，他写下多篇思亲主题诗文，比如《思亲》一诗云：“帝城品物多佳味，每恨慈亲未得尝。”

成化五年(1469)，丘浚再尝亲人逝去之苦，母亲李氏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，丘浚悲恸不已，立即修书请辞回乡守孝。

丘浚与胞兄丘源感情深厚，不过留京任职后，丘浚与兄长见面的机会寥寥无几，其《思兄》一诗云：“一自新河别，经今三月余。闻鸿即延佇，恐有带来书。”其《闲中有怀伯兄》一诗云：“孔怀此日归心切，相见他年有命无。最是不堪闻感处，霜天鸿雁夜相呼。”

成化十二年(1476)，丘源在海南逝世，远在北京的丘浚再一次陷入悲伤中。

一次次生离死别，让丘浚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，也催生了一篇篇思乡、思亲的诗文。

故乡之情

居庙堂之高，丘浚仍时时不忘家乡海南。他在京城创作的诗文，多处提及海南，到了晚年，他多次请辞归乡，未

获批准后又写下多篇思乡主题的诗文，其《客中对月》一诗云：“万里思归客，伤心对月华。殷勤今夜影，回照故园花。”《甲午岁舟中偶书》一诗云：“地角天涯最远乡，我家住在海中央。他年乞得身归去，追忆经游梦一场。”眷恋家乡之情跃然纸上。

在外漂泊多年，故乡对丘浚来说，是遥远的，也是亲切的。他在《南溟奇甸赋》中热情推介海南，称海南“民生存古朴之风，物产有瑰奇之状”。

从入仕到辞世，丘浚大多数的时间在北京度过，他返回海南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，是其母去世后回乡守孝。守孝的3年，是丘浚后半生最亲近家乡的3年，也是他为家乡做实事、做好事最多的3年。

民国《琼山县志》载：“施茶亭，在县西三十里许，其地无憩息所，往来苦之。明大学士丘浚因卜葬母，曾经其地，建亭。施茶水以济行人。”丘浚此举普惠路人，后来此处发展成为一个村庄，名为“施茶村”。

丘浚陈列馆藏有祭抱元镜神碑拓本，原碑至今保存完好，立于海口市龙塘镇国仓村美味山半山腰，碑文为丘浚撰写。这篇碑文记述了丘浚解决国仓村一带的水利霸凌问题，带领当地村民兴修水利的大致经过。

回乡守孝期间，丘浚还先后建了藏书石室、学士庄和奇甸书院，给藏书石室精选了一批图书，这一系列举措同样体现了丘浚“反哺”家乡的情义。

弘治八年(1495)二月，丘浚卒于任上，享年75岁。回顾丘浚的一生，除了宰辅之功名、大儒之才学，其重情重义、热爱家乡的一面，亦十分难能可贵。同



陈列馆中的明代青花花卉纹盘。

陈列馆中的明代象牙笏板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报全媒体中心记者陈望摄